

确认得艾滋,抱着民警的腿就哭

被艾滋与毒品摧毁的人生想重新来过

位于淄博周村区的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专管大队,有50名戒毒学员,也是50名艾滋病毒携带者。其中半数都是文盲,但也有曾上过央视春晚的舞者,有30岁拿20万年薪的白领,而今在同一扇铁窗下,共同悔恨着当初的妄为,思念着却也惶恐面对自己的亲人。专管大队的管戒民警,与50名学员一起,共同面对也克服着对于艾滋的恐惧。

本报记者 杜洪雷 通讯员 许梅冬

四个高学历患者都是“男同”

推开门走进专管大队,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这是属于专管大队的味道。

“和其他大队民警走在一块儿,他们一闻就知道我们是专管大队的。”在强戒所,专管大队属于“另类”,因为里面的学员全都是艾滋病人。

11月30日上午,50名戒毒学员来到餐厅,为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活动排练节目。“这些学员里面有的很有才,有跳舞很好的,有唱歌好的,还有一个小伙子会弹吉他。”

管戒民警称,所有的节目都是民警和学员一起策划并一起排练。

按规定,跟艾滋病人接触要戴口罩、手套,穿防护服,可是15名管戒民警在无防护措施条件下,和学员聊天、握手、跳舞。“他们心理本就脆弱敏感,如果我们再戴上口罩,根本无法获取他们的信任。”专管大队大队长刘可林说。

据悉,50名学员中有44人注射海洛因,五人吸食冰毒。八成学员年龄在19岁至35岁

之间。文盲占一半,四人有大学大专学历。学员多是少数民族,多因注射海洛因时混用注射针管传染而患上艾滋。

拥有大学大专学历的四个学员原本职业不错。“他们四个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男同’,因‘男同’间高危性行为而患上艾滋。”民警说,“‘同志’群体患上艾滋病的比较多。”

山东省最新的艾滋病疫情通报显示,“63%的新感染艾滋病是同性传播,其中主要是男男同性。”



杨颖,指导艾滋病学员学习文艺



颜景宇、谷芳芳夫妻



高东延,戒毒所专管病区医生



学过舞蹈专业的小强(前)带领其他艾滋病戒毒者排练舞蹈。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曾上过央视春晚,而今暗无尽头

在舞蹈节目排练时,一个年轻人非常引人注目,协调的动作显示着他有舞蹈功底。

小强是一个腼腆的小伙子,或许是因为在专管大队训练,说话细声细语。只有23岁的他本来挺顺利,在令人羡慕的舞蹈学校学习,曾经参加过包括央视春晚等100多场晚会的演出,还和朋友在山东一城市开了个培训班。

2012年年底,一次南京之行让他的人生天翻地覆。

“我一个师哥在南京住,去他家时,他正在‘溜冰’,我意识到这是不好的东西,可是三让两让就吸上了。”小强说,第一次“溜冰”睡不着觉吃不下

饭,全身不舒服。

有了第一次,毒品如腐蛆一样吞噬着他的意志。“吸毒后潜意识特积极,身体却特懒惰。还开始说谎,然后用更多谎言来遮掩。”小强说,刚吸完毒,什么都不想做。

除了吸毒,小强对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也一直隐藏着。“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倾向,走上社会之后进入了‘男同’这个圈子。”小强称,在清醒的时候,他都会采取保护措施,一旦“溜冰”,在亢奋的状态下,就管不住自己了。

今年6月份,小强来到强戒所。在入所体检中,他看到体检报告中写着“HIV未确定”,

当时感觉到坏事要发生了。

一天,医生将小强叫到办公室谈话,告知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当时抱着张大队的腿就哭,我还没有孩子,没有结婚,还畅想着未来。”小强说着,眼里流出了泪水。

“在我们‘男同’这个圈里,听说过艾滋病,大家都是敬而远之,没想到这种病会找上自己。”小强说。

现在的小强无法面对家人获知自己得艾滋后的结果,“这需要一个过程,母亲知道我吸毒已经非常难过了”。小强说,可是最近和母亲的通话中,她总是询问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心里有些惶恐。

“得艾滋是对曾经妄为的报应”

名校毕业,在大型国企工作,30岁已拿20万年薪,小杨称染艾滋病毒应该是自己妄为的报应。

“缺乏责任感,对生命没有敬畏感。”小杨自己总结说。

从小跟着姑姑长大,因母亲性格强势,小杨对婚姻很是恐惧,“从没有强烈喜欢过异性,更接受同性之间的关爱”。大学毕业之后,小杨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业绩也不错。

在南方一城市,小杨融入了当地的“男同”圈。“我喜欢旅游,喜欢通过网络寻找当地的‘男同’,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

知道毒品的存在。”小杨称,直到他去上海的一个“男同”家中,看到他正在吸冰毒,“我不知道那是毒品,就跟着吸了”。

之后,小杨开始了高危性行为,“原本的羞耻感彻底没有了,无法控制自己”。

去年7月份,小杨感觉头痛,身上出现红点,没有食欲。小杨知道这是艾滋前期表现,可因不敢面对未去检查。

进入强戒所体检时,一位年轻医生看了小杨的体检报告说:“年纪轻轻,怎么得了这种病!”此时,小杨确认自己染上艾滋病毒。“但那时并没有

彻底崩溃,因为之前就有准备。”小杨如此说道,但脸上却满是落寞。

原本明年要结婚,小杨让家里人提出和对方分手。“碰上了一个好女人,可是咱不能害人家。”

“现在就想把身体养好,最好能活到父母百年之后,自己再死掉。熬夜,吸毒,这些坏习惯统统戒掉,尽量把自己的生命延长。”小杨说,“同性恋不是吸毒的借口,吸毒也不是得艾滋病的借口,本质是自己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一生。”

与艾滋患者最“亲”的人

文/片 本报记者 陈文进

山东省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艾滋病专管大队,是全省唯一收治艾滋病人的戒毒场所。专管大队成立于2011年,目前由15名管戒民警和专管病区的医务人员共同担负艾滋病戒毒人员的管戒和医务工作。

管戒民警曾多次联系患者老家的妇女儿童救助机构,解决了部分戒毒人员家中的实际困难和子女入学问题。目前,艾滋病专管大队里戒毒人员的体能明显提高,跟家庭之间的关系有了不同程度改善。

颜景宇和谷芳芳夫妻俩同在戒毒所工作三年了,他俩一个是管戒民警,一个是病区医生。因工作繁忙,家中4岁的女儿只能交给老人照看,女儿早就想去野生动物园看看,夫妻俩等了两个月也没找到空闲时间。

杨超今年27岁,是专管大队最年轻的民警,六个月前刚结婚。虽然年轻,他却是在专管

大队工作时间最长的。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曾多次动员他换个岗位,杨超一直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坚守着。

杨颖来专管大队两年多了,是队里唯一的女副大队长。她平时指导和组织这些戒毒人员进行才艺学习和演出。

梁文春今年43岁,2009年鲁中强制戒毒所成立时,他是所里的第一批民警。梁文春是专管大队的文艺指导员,负责戒毒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

高东延毕业于军医大学,是专管病区的医生,属于高传染性的高危职业。她跟管戒民警一样上一个班就是24个小时,每天还要去队里巡诊。

王浩是专管大队的教育矫治师,从事管教行业20年了。他的孩子上四年级,平时队上忙起来了几天不回家很正常,没有太多的时间照料家里年过七旬的父母。



杨超,康复训练师



王浩,教育矫治师